

詩經說約

27

□ 12
3510
14



門 12
號 3510
卷 14

聖

詩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七



魯頌四之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宗訂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闕官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敬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

詩經說約

卷之二十七

一

職簿居

昭和29年5月6日
今田牛牛氏
贈

於天子之頌。著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享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辨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主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孔疏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王

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維詰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且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啟王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世家又云。伯禽卒。子考公普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濇弒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湣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九

言經言系 卷之二十一 頌 七 載集卷

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
 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弟
 湟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
 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
 子同是為莊公二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於是
 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從周公數之為十九世僖
 公以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
 王時也

大全嚴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海州今寧海州
 密州今高密縣與沂州並隸山東
 麟按豐氏正說云伯禽號魯公卒弟煬公熙立是無考公

首也魏公潰正說作魏公費武公敖作武公數孝公子弟
 皇作弗皇公子翬殺隱公作隱公為桓公軌所弑桓名亦
 不云允也正說又云莊公卒子般立嫡母哀姜及公子慶
 父弑般而立莊公幼子閔公啟又弑之公子友立閔公兄
 申見為僖公固有種之不同考補則又云伯禽一曰禽
 父在魯公位五十三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
 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武公九年
 懿公九年伯御十二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隱
 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六年哀姜莊公夫人齊
 襄公女閔公哀姜姊姊姜所出立二年僖公莊公妾成風
 所出在位二十三年○今據子洽通略桓公本名允春秋

貫主則云名軌史記名允是有二名也。數本古，教字故之。
 為開，即諱字耳。惠公弟湟，豐氏作弗，湟必豐氏是。疏云：閉
 公立其卒，此立其卒三字亦誤。當是二年卒也。類考引詩
 史前編云：魯公三傳至幽公，宰弟魏公潰，殺之。費當作潰。
 而三傳即有考公解，一惑矣。然幽之與幽，又孰與與，豈謚
 法無幽公而詩史前編者又妄與魯自伯禽至僖十九世
 被殺者接踵，然於潰乎始之矣。時無討之者，故朱子謂周
 綱陵夷自昭王，原本之論也。

駉，駉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駉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軍彭彭，思
 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色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
 黃，驪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
 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
 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騾牝三千，亦此意也。
 鄭箋必牧於坳野者，避民居，與良由也。

孔疏：腹謂馬肚，幹謂馬脊。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脊也。
 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駉。然，是馬肥之貌耳。釋畜云：驪，馬
 白跨。驪，孫炎曰：驪，黑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
 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令人曰黃。
 白色雜名皇也。純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

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雜白者名之為皇則黃而赤色者直明為黃明矣故知黃驛曰黃驛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

疏義以之駕車則豈豈然

大全慶源輔氏曰僖公當作魯侯前云唯閔官一篇為僖公之詩餘則無可考則不應於此定以為僖公也夫人立心既遠則所成必厚大凡富厚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

說通薄言略舉之辭略舉而已無不有言盛也思無疆非必為馬也萬事通馬思馬斯滅矣滅即豈豈也下放此

麟按古義馬野者馬韻餘俱陽韻彭集傳叶鋪郎反也前駟駒至豈三句一連六句一截後二句另二截

駟駒牡馬在祠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駟有騂有騏以車任任思無疆思馬斯才

賦也倉白雜毛曰騏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任任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孔疏釋畜云倉白雜毛騏郭璞曰即今驢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駟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牀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驛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剛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辨明者也上云黃驛曰黃謂黃而微赤此其所以異也古義毛云蒼祺曰騏孔云祺者黑色之名蒼祺謂青而微黑今

詩經

卷二十七

雜

之聽馬也

麟按集傳才叶前西反古義駟騏以下支韻

駟馴杜馬在坳之野薄言坳者有駟有駘有騏以車繹繹

思無斁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騏曰騏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聽也白馬

黑鬣曰駘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騏不絕類數厭也

作奮苑也

孔疏釋畜云青驪騏驎孫炎云色有深淺似魚鱗也郭璞曰也

有深淺斑駁隱鄰今之連錢聽也又云白馬黑鬣駘郭璞引禮

記曰夏后氏駘馬黑鬣謂馬之駘也其駟騏爾雅無文爾雅有

駟曰駘駟馬黃脊騏則駟是色名說者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

赤則駟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駟即今之駟馬也黑身白鬣曰騏則未知所出

古義驪說文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駘爾雅以為白馬黑鬣說

文云馬白色黑鬣尾也韓詩及字林以為黑鬣者鬣尾之謂

廣雅又以為白馬朱鬣陸佃云今呼黃馬尾鬣一道理通黑如界

者為駘蓋馬無多於黃白皆謂之駘若今衣脊絡繹故曰駘也

明堂位曰夏后氏駘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駘也月令曰

孟春駕白駘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駘也駟本作駟說文云赤馬

黑毛尾也羅頤云月令五時駕馬而駟處其一春蒼龍秋白駘

冬鐵驪夏用赤駟中央用黃駟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

以色之淺深為之別也毛云黑身白鬣曰騏孔謂此義未知所

孤愚按雉乃鳥名即鳩鴒也疑馬之色似之故以為名

麟按集傳釋駘並叶弋灼反古義駘騷以下藥韻

駟駒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駒者有駒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祛祛

思無邪思馬斯祖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形白雜毛曰駟豪駟

曰驪毫在駟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疆健也祖行

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

或勸或懲皆有以使入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

下未嘗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

宗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

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

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釋文駟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有魚如字字書作駟字林

作駟音竝同

孔疏釋畜云形白雜毛駟舍人曰赤白雜毛今楮馬名駟郭璞

云形赤也即今楮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曰駟二目白魚舍人曰

一目白曰駟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驪兩雅無文說

文云駟散也郭璞曰駟脚脛然則駟者漆下之名釋畜云四散

皆白駟無豪駟白之名傳言豪駟白者蓋謂豪毛在駟而白長

名為驪也驪則四散雜白而毛短故與驪異也

六帖思無邪是本子凡思出於正便無厭數便不淺近舊說如

此看來亦未必然為與說者亦因夫子一言以蔽之義遂欲歸重此句殆所謂伯樂一顧價增什倍豈非矮人看場可笑之甚也。大凡古人引詩都是借詩為用不宜以彼之說便謂詩人之旨。辟如清泉於此或為羹或為酒任汝用去若欲求水却要尋取清泉不容殘汁剩醜便作來看成也。

古義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按今詩三百五篇然當正考甫未得商頌之時惟有國風及小大二雅周魯二頌而已除今商頌五篇恰足三百之數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屬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於周正謂此也。麟按集傳駮叶洪孤反邪叶祥余反古義駮魚以下魚韻。

駮四章章八句

有駮有駮駮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香樂兮

興也駮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昏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疏義詩人正道燕飲之事非美其人之乘黃也但借乘黃為起語而疊用駮字與在公二字相應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吟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辭也

麟按明明辨治依通解飲酒威儀邊說為正若依本義及疏義云魯明職事雖較冠冕却與下在公飲酒在公載無語事不稱

兩鷺字上鷺羽下如鷺注。明醉而起舞。又非舞者舞字正謂君
臣故下曰于齊也。集傳明叶謨郎反。下叶後五反。古義黃明陽
韻下舞磨韻六帖云。末句獨韻。古義亦云。結句三章同受不
用韻。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于飛鼓咽。
咽。醉言歸。于昏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古義牡酒有韻。飛歸微韻。

○有駉有駉。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
子有穀。詒孫子。子孫樂兮。

興也。青驄曰駒。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錄也。

貽遺也。頌禱之詞也。

孔疏釋畜云。青驄駒。孫炎曰。色青黑之間。

通解在公明明飲酒載燕俱重君一邊言。

麟按集傳有叶日已反。古義明燕霞韻有子紙韻。

有駉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沓沓。鸞聲噦噦。無
不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
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廡。
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戾至也。沓沓飛揚也。噦噦
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毛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

鄭箋辟雍者築土雖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

孔疏釋詁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鉅是其形如璧也圓既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五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雍之宮內有館舍外無墉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廡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中外無墉院故得園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疏義此在泮水見魯侯之來故首陳其事而就用采芹觀所為相應之語也

大食本草曰水蘄一名水英可作蔬味甘○安成劉氏曰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衆至泮宮也三章以後然後言飲酒禴禘之事

詩經卷之...

麟按無小無天。鄭氏以臣之尊卑言。李氏以國之長幼言。通解
矧有德有造。則亦長幼之義也。章法四句。截然前。三章於第五
句各作一組。大約與大雅文王第二章以下。規制相似。集傳旂
叶其斤反。疏義大全。從叶蒲害反。噦叶呼會反。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

蘇傳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

呂註曹氏曰。猶夫子循々然善教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其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
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

色載笑。王氏以為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

麟按集傳昭々之統反。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弗。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
尊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
也。

孔疏在泮飲酒。謂召先生長者與之行飲酒之禮。

蘇傳六苟無其人。雖有其道。不能從也。苟無其道。雖有其衆。不
能服也。是以顏公之難老也。

嚴緝曹氏曰。臨人有弗道。麋鷀以為朝事之亘。

詩經卷之... 嚴緝曹氏曰...

通解詩人頌禱其君欲其服淮夷而必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攘也

古義弗宜 雜酬鯉為美又宜老人

麟按釋文弗音卯徐音柳集傳老叶魯吼反古義有韻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疏義祖以烈稱則文武之德可知其備矣魯侯信有文武之德以昭格之則能盡夫繼述之孝而福自我致矣此正以起下四章之意

麟按此章以下亦俱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安成劉氏注此其

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不可依○古義德則職韻武祖枯唐韻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淑問如皋陶在泮獻馘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頌其有是功也

孔疏馘獲也謂臨陣格殺之取其耳也囚生執而係虜之王制

云天子將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

嚴緝自此以下皆頌禱之詞非有實事

疏義上章之穆。因敬慎而為起語。此章之明明。因明德而為起語。以德服人。魯侯未必有此也。祝頌之爾。

大全安成。劉氏曰。司馬公曰。受成獻賦。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

講意。因淮夷世為魯患。故此下皆頌服淮夷之事。

六帖既作。津官則受成。有其地。獻功有其所。○手制注。受成。決其謀也。下四句。重獻功。不重得。久。

說通作津官。而淮夷服。非必以文治也。形容氣象。改觀之詞。虎臣四句。正言服淮夷之事。

麟按。集傳。服。叶蒲北。反。陶。叶夷周。反。古義。德服。載亦職韻。陶。囚。

尤韻。鼻陶。字或作鼻。蘇。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讒。在津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返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讒。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釋文狄。遠也。

蘇傳古。述通。

叢緝王氏曰。攘而述之。○李氏曰。其並進而嚮獻也。烝。然。其合眾而為大也。皇皇。然。揚。輕揚也。○吳解見絲衣。○箋曰。訟。訟也。○無有告於治訟之官者。無爭訟也。唯在津官之內。獻其戰功而已。

麟按集傳南叶尼心反古義心南侵韻皇揚陽韵訕功東韻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式圖爾猶淮夷卒獲

賦也觶弓健貌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
也無斃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
獲矣

鄭箋徒徒行者御御車者

蘇傳言尔戎精繕士卒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
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麟按卒字子由說盡集傳說終稍異然無不內有盡字也孔泚
不逆大全王注言無復作慝而順以服當定指淮夷不指淮侯

古義缺搜尤韻斃逆獲陌韻

○翻彼飛鴟集于泮林食我桑黷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鴟惡聲之鳥也黷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
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
之例也

孔疏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愬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
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
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之大者荆揚之州於諸州
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揚也禹貢徐
州淮夷蠙珠泊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吐

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伐而克之豐以賂魯其國先得與寶以其國寶為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疏義鳩鴉惡鳥也而懷我以好音淮夷惡類也而來獻其所育則化惡為善矣

通解翮字與豫字相呼

古義黠說文云桑甚之黑也甚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為美禹貢荆州九江納錫大龜象齒禹貢荆揚二州皆有之

麟按蠙珠洎魚之洎書本作暨蔡傳及也蠙蚌之別名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閔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稊稷葳蕤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賦也閔深閔也宮廟也恤清靜也實鞏固也枚蕞密也時

益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

尚在第三章下及於僖公耳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種後

種曰種奄有下國封於郟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

種百穀

孔疏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蕞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斷其

材而藿之加密石馬是藿密之事也。○堯典云帝曰湯洪水
方割是堯時洪水為災也。思父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
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
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
實與之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
之事。○重穆種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種後種
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
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
種後種先熟謂之穉。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
呂記朱氏曰闕宮者魯之羣廟也。
嚴緝闕宮止為僖公能脩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辭。猶新

干之意。

通解黍稷重穆三句。是自已稼穡即誕后稷之穡。一章之謂俾
民稼穡。以下。是教民稼穡即誕降嘉種。一章之謂
麟按此章闕宮二句。一連赫赫三句。一連無災二句。一連此七
句。一截古義灰韻。是生。二句。一連黍稷二句。一連奄有下國。二
句。一連此六句。一截集傳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韻。有稷。二句。一
連奄有下土。二句。一連此四句。一截古義語韻。奄有下國。指其
所受之國。言奄有下土。指其所教之地。言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太王之
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教商之旅。克咸厥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詩經卷之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賦也。前。辭。也。大。主。自。獨。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前。商。之。漸。矣。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毛。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啟。開。字。居。也。

疏。義。敦。商。之。旅。猶。言。敵。紂。之。師。也。此。言。武。王。諸。臣。而。周。公。在。其。中。

古。義。曰。克。成。厥。功。所。以。為。受。封。張。本。也。建。鄭。云。立。也。元。毛。云。首。也。漢。書。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俾。侯。於。魯。命。為。魯。侯。也。爵。之。為。侯。則。伯。子。男。出。其。下。矣。大。開。其。居。非。七。十。里。五。十。里。所。等。倫。矣。為。周。室。輔。見。與。國。休。息。之。意。

麟。按。集。傳。野。叶。上。與。反。功。叶。居。古。反。前。四。句。以。王。商。為。韻。後。十。三。句。以。緒。野。女。功。子。輔。為。韻。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小。土。由。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濟。承。祀。不。營。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咸。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辨。犧。是。養。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遠。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武。過。差。也。成。主。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魯。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

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頌之如此也。

大全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於郊，則過矣。○安成劉氏曰：上言皇祖在右，稷上則是指后稷為皇祖，後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羣公。

古義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方一里為一井，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自是而上，可以類推。所謂錫之土田者也。畿云：賜之以小國之附庸，使四鄰小國附屬之。李氏云：畿更魯之附庸也。春秋之時，有鄆國亦魯之附庸也。愚按：須句亦附庸。徐云：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邑。○魯之郊祀與大嘗禘

不知其所以自始。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首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爵尊用黃目，灌用玉瓚，木圭，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舞角，粗用匏，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楊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南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祭統云：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

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慕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禮運篇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祀。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失假。李氏云。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為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說。揚慎云。成王命君陳。奉鬯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失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且襄主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隨而謂成王不如襄主乎。况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偽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魯

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天寧。寧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上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閔官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魯之君。目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象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麟按。如上說。魯之郊祭。不出於成王之賜。甚明。然即以為成王賜之。而伯禽受之。此篇亦本重廟祭郊。只陪說魯蓋自張其特典。牽連言之。觀上下文理。可見也。龍游。二句。斷依仲常詩說。子

先六帖羽明詩通三郊祭說明堂位既有乘大路旂十二旒日月之常祀帝於郊之文徐幹中論亦云魯以龍旂九旒祀帝於郊也六帖又云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此尤龍旂祀帝之明證且歷觀兩漢以來詞賦表箋其言宗廟之祭從無道及車旂儀衛之盛者每至郊祀則纏纏不休詳其文體亦本諸此詩耳但詩既云龍旂而不及日月則依曹氏說不添為正蓋建龍旂以別日月期孟春以異冬至猶是潛禮之中小下處不必逐項俱擬天子也其陪說語氣則云我公平日嘗舉郊祭龍旂六轡儀衛甚都矣今脩廟而廟祭又能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是故皇皇后帝以主之皇祖后稷以配之享彝犧是饗是宜隆福既多而周公與皇祖亦將

來福也既字亦字抑揚本甚明亦不必郊廟平說以失大指集傳多叶章移反古義東庸東韻子耳紙韻忒綴韻犧宜多支韻祖文語韻

○秋而戴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歲羹道宜木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是也秋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

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食之也哉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
 太古之羹清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
 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掌
 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頌公
 壽與江陵等而為三也

孔疏更說廟祭之事將於秋為嘗祭夏已福衡其牛其所養者
 是白色之牲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尊將將然而盛美也
 其饌則有以夾去其毛而食之豚又有切肉之載與木羹鉶羹
 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
 執事咸而為萬舞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
 於是而慶賜之榮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減

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
 可崩落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國之三壽考之知與
 作朋友君且相親國家堅固如同如陵也○福衡謂設橫木於
 角以福迫此牛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
 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概狀憲以福衡為一文十二年公羊
 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犗羣公不毛
 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
 夏黑牲者嫌改周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云犗特也
 白牡謂白特騂犗謂赤特也既誌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
 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
 魯郡於地中得齊太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

象尊尊為象形也。大黃銅黃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太黃銅
 黃故以此黃兼二黃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
 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
 夏后氏以歲殷以楨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歲謂
 中足為橫距之象。楨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
 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卒
 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舞體
 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
 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始特豚合升。側
 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胖之事也。洋洋
 舞者之貌。魯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

嚴緝。謂徐廉反。字亦作焯。焯湯中滄為萬舞。二舞之總名。多以

為千舞。今不從。

大全孔氏曰羣公不毛。不純色也。

通解。觸則瘠。故福衡以止其觸。毛魚之豚。封人注。爛去其毛
 而魚之。以備不珍也。載切肉。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載右載。注
 肉帶骨曰載。純句切曰載。

六帖。憲直之陳。周公之事十六。羣公之事十二。○舊以俾爾亦
 自對三壽。二句詳文勢。則各四句為載。不虧。二句屬下。止與周
 陵相似。

麟按。集傳。衡叶戶郎。反。美叶羣當。反。慶叶祛羊。反。六帖。通章。下
 韻。古義嘗衡。剛將美房。洋慶昌。咸方常。陽韻。崩騰。朋陵。蒸韻。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千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纁悉徒增增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
 台背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疆
 賦也千乘本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
 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
 地則三百六十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滕所以約弓也二
 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也然本國之賦適滿
 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
 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冑貝飾冑也朱纁所

以綴也增增衆也戎西戎狄非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
 國也懲艾承懲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死其
 昌大壽考也壽考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
 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
 孔疏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
 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色者是二千重弓也又公
 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
 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
 荆楚羣舒逆者於是益徵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
 有於我僖公敢禦上之者

大全華谷嚴氏曰魯頌多夸大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

數之盡合也。○安成劉氏曰：勝如緹勝之勝。○孔氏曰：貝者水
 蟲甲有文章，謂蜃殼以貝為飾。說文云：緹，綫朱綫，赤綫也。僖
 四年公會齊侯等伐楚，楚一名荆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
 其伐戎狄則無文。○三山李氏曰：泮水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
 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荆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
 之詞例如此。○安成劉氏曰：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
 春秋莊公十年始畫荆以正其夷狄之號，至僖公元年乃改稱
 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
 之詞容有益美，讀者當不以詞害意。○曹氏曰：老壽者相與試
 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巧用皆老成人也。○考索曰：此詩曰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復周公之室，與夫萬有千歲，眉壽保魯。

害皆是祝頌之詞，若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
 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劉氏曰：此章
 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麟按：集傳前一段乘叶棟陵反，子叶姑弘反，綬叶息稜反，與勝
 增曹慈承俱一韻也。後一段熾富皆試大艾歲害亦俱一韻。然
 前段以各三句為一連一二三與四五六以專徒平對七八九
 總承後一段仍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亦平對。
 ○泰山巖巖魯邦所譽，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
 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奄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太東，極東
 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太全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
 為望也。○廬陵羅氏曰郡國志泰山郡博縣有龜山蒙陰縣有
 蒙山在西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
 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燕東蒙主是魯之境内
 有此二山故言奄者。○曹氏曰龜則鄆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
 山淮夷來同則淮浦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循
 而順從也。○安成劉氏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顓
 公治其境内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詞下章放此
 麟按古義巖磨覃韻蒙東同功東韻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
 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
 也。
 太全三山李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廬陵
 羅氏曰地里攷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
 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古義按鳧繹皆鄒地鄒古邾國左傳邾文公遷于繹宣十年伐
 邾取繹即此嶧也。京相璠云繹邑依嶧山為名水經注云山東
 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
 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邾本魯附庸國至孟子
 時魯穆公改曰鄒此詩言保有鳧繹者謂能保有附庸之國不

為強大所吞併不獨奄及東蒙而已徐宅謂宅於徐州之地者即徐戎也

麟按嚴詩緝於上章云奄有龜山蒙山遂荒奄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內向而不為異莫不相率而順從是魯侯之功也此章云又安有見山嶧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於近海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夷之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荆楚也莫敢不相率而順從莫敢不應諾其命令唯魯侯之是順皆願之之辭也於中料理地理節次甚明古義釋宅貊陌韻諾著藥韻其五六句及彼南夷莫不率從無叶六帖云末四句連三句無韻連三句用韻亦無可奈何之辭也豐氏本石經莫不率從作罔不承格則其說每有此附會矣此章亦兩句

一連四句一截

○天錫公純嘏純嘏者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荀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壽母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孔疏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枋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傍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
蘇傳齊有孟嘗豈為齊所侵與

呂記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
疏義朝會止宿之邑在天子之郊

大全曹氏曰嘗先當屬魯○安成劉氏曰此章稱願僖公享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卒祀獲福之意也
古義愚按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地名當即此常也常先為齊所

併故欲僖公復之正不必破常為嘗耳然常齊語又作棠而其地不知所定是通作棠春秋隱公觀魚于棠會戎于潛其為此二地明矣許鄭云許田也許田近許之田括地志云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左傳隱八年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桓元年鄭伯以薛假許田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

麟按此章舊以純嘏句作二頭而下七句實是此最俗說之可厭者也亦正以兩句一連說落為當耳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眷壽以保魯豈非公之福之大者此兩句只主天錫說為一項居常二句主復侵地為一項魯侯二句主官闡之樂為一項

宰大夫，二句。主得，以保邦為一項。既多，二句。主膺福，而又有
 壽徵，將享於無窮為一項。各尋頭腦，則各有趣味。不必曰其處
 貫氣處也。集傳，母叶滿委，反有叶羽已，反。六帖通章一韻。古義
 設魯許字，慶韻喜母以下紙韻。

○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楠有為路寢孔碩，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祖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為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
 公所修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
 大也。萬民，是善順萬民之望也。

孔疏，楠之與楨，是楨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楠，謂刻其楨
 也。為是楠狀，故為大貌。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略求也。

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
 之聲也。乃謚是奚斯為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奚斯
 所作，謂為之。羊師，教令。干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
 已。非親執斧斤而為之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地理攷異，祖來在兗州乾封縣，新甫在汶陽
 縣。慶源輔氏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
 山，斷以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為楨楠者，猶歸然而大，則其為
 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
 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其功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
 制度甚長且大，以順萬民之望也。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興
 怨讟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頌禱哉。○安成劉氏曰：此章復詳言

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

麟按集傳栢叶通莫反尺叶尺約反烏叶七約反兩碩字俱叶常約反奕叶弋灼反當通章一韻六帖同然前六句以栢尺碩叶後四句以作若叶各如字讀似直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內第四章脫二句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

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

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大全新安胡氏曰竊謂闕宮是依倣殷武而作殷武首言

高宗伐荆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永壽考且寧遠結之以

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闕宮

首原舊公家世次及承祭祀攘夷狄復境土極頌其壽考

亦遠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嚴闕

宮張而夸耳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闕宮卒章文意略

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

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詞也

古義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於此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七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
 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於宋。脩其
 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諸之
 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
 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
 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
 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八

商頌四之五

大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彛泰訂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
 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於宋。脩其
 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諸之
 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
 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
 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
 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孔疏毫是湯之所居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毫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名序云盤庚五遷將治毫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捷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堯以契為司徒又封商國子孫則當世為諸侯或入列王官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禹

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滄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市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是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燕立湣公子鮒祀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憲公厪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

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
犬戎所殺考較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
王時也○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
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
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
而後得有

大全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曰子而封於
商○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為國名
○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天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太
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
祖甲所謂三宗特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

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祖甲親盡之際適以國亡故
未有宗號也歟○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旻墟封微
子於宋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為
王公以奉湯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孔氏曰正考甫生
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初父初父生防邾防
叔遷魯為防大夫故曰防邾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
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應天府今改歸
德州隸河南亳州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穎州
麟按孔氏疏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太
全云除二兄弟同世外七世至戴公也較明先聖世系據
春秋貫注宋濬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

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
 父畢夷父生防叔避華氏亂奔魯也防叔生伯夏伯夏生
 叔梁紇為陬邑大夫魯縣東南莒城是也叔梁紇生長子
 孟皮孟皮生子蔑孔忠次子仲尼孔某其生伯魚孔鯉鯉
 生子思孔伋伋生子孔白弗父何宋濬公太子以國讓
 弟厲公四世孫嘉字孔父其孫以字為孔氏宋濬公即孔
 疏濬公子洽通畧又作閔公魯詩世學又云契初封商
 伯卒子曰孫立是為昭明昭明卒子木立是為相土夏王
 故進為商侯然昭明相土又各有名進伯為侯則所謂
 高益大之說也子微是為上甲少康中興追為商公報丁
 名鬲報丙名阜壬名弓主癸名田天乙名履俱見魯詩

世學然無報乙其宋哀公名箕戴公名禾世父滕又云世
 字子勝子勝生正字考父考父生嘉字孔父孔父生木字
 金父金父生孔畢夷字初父初父生孔防叔防叔生孔伯
 夏伯夏生鄒人紇亦見魯詩世學又按世本古義弗甫何
 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則本無世父勝木金父生初父初
 父生防叔即似畢夷父又曰初父也豈即字初父而豐氏
 訛為初父與詩緝張子曰商頌之詞粹語類商頌簡與
 又曰商頌之辭自是與古六帖看商頌要得其精淡處
 又按古義自契初封商曾連子云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
 今上雒商是也即今陝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高山故
 得商名契生昭明遷砥石事見世本其地不知所在昭明

生相土遷商丘竹書載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
遂遷於商丘左傳所云陶唐氏之火正間丘居商丘相土
因之是也唐為宋州宋為睢陽郡在今為河南歸德府商
丘縣季本云地稱商丘者其亦因契本封而以名丘歟相
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圍曹圍生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
使商侯冥治河至帝將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守間計三
十四年魯語及祭法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成者冥生振竹
書以為殷侯子亥蓋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
十七年而為有易之君綿亘所殺國統幾絕振生微字上
甲乃殺綿亘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
而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也皇甫謐謂微字上甲

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南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白虎
通亦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自名子而讓周則謂死讓廟
主曰甲蓋謂生稱其名次則以其生之名為廟主也於理
或然微生報十報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壬壬
壬生壬癸壬癸生天乙是為成湯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
侯復歸於商丘上距微殺綿亘之歲凡一百單三年不知
所謂殷侯者何名也自歸商丘之後又二十五年則為桀
在位之十五年實成湯為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丘遷
於亳書序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
帝告釐沃今按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
二也相土居商丘三也冥離商丘往河治水四也子亥遷

詩經註疏 卷之廿一 續前

殷五也。孔申之時，復趨商丘六也。及湯自商丘遷亳，不過七遷耳。然古今相傳，皆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謂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蒙即景亳，與穀熟相近。果湯曾都三亳，則信有八遷矣。然二亳遷居之先後，則經傳無文。嚴粲謂湯自南亳遷西亳，似為可信。蓋三亳中南亳北亳相去其近，北亳在今商丘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故謂之景亳。南亳在今商丘東南四十五里，竹書載湯於桀十五年遷亳。又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則知景亳實在商封內。不然國既被伐，何得越境以會諸侯乎？水經注云：關駟曰：湯都偃師，皇甫謐以為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

子之言湯居亳，與葛為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為之耕。今梁國自有三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愚謂寧陵與商丘接壤，皇甫解湯居亳之義是矣。若謂湯未嘗都偃師，則又不然。以書序從先王居之文觀之，先王孔安國以為指帝嚳也。今按其書篇名曰：帝嚳肇沃土，當是通作嚳，嚳之言來，蓋謂從帝嚳而來，居於沃土云耳。孔說非謬，而水經注言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雒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使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又孔穎達引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雒，鄭玄亦云：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

言紹說
卷二十八
六
續編

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居偃師明矣偃師乃周名以周武王克商偃息師徒於此其初名為西亳當是成湯命之湯之創業實始於亳故曰朕哉自亳後雖遷居魯墟而不忘其所以自始故亦呼之為亳耳三亳惟亳為本名地在商丘故湯有天下尚仍商舊號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謂遷於殷者即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亳之後歷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康小甲雍已大戊小君皆仍居亳至仲丁始遷於囂歷外壬而河亶甲自囂遷於相繼之祖乙元年自相遷於耿二年祀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於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

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厥邑於今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者史記惟言仲丁遷陔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與竹書小異然要之竹書為最矣竹書稱北蒙曰殷於此始知殷之所居又名北亳故書數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是也而後人皆言盤庚所遷在河南偃師誤矣湯在殷以會諸侯而不都殷故不更國號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

詩經說約
卷二十八
六
續編

荷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賦也。荷，歎詞。那，多置。陳也。簡簡，和也。衍，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疏義此一節專以鼓言，蓋鼓者衆音之主，故先言之。又禮記注云：鞀，所以節樂，樂由鞀而成，獨稱鞀鼓成以此也。○始而置之，既乃奏之，言之節也。○臭味成未用灌也，味成未用牲也。

輯錄記語見郊特牲。陳氏曰：牲未殺則未有臭味。○禮記注曰：滌蕩猶振動也。○安成劉氏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

通解此節是將祭之時奏鼓。鼓字兼鞀鼓。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於廟門之外。此是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

古義鼓祖馨韻。湯孫奏假，絃我思成。鞀鼓淵淵，擘擘管籥。既和且平，依我格藝。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絃，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

詩經卷之八 周禮

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
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久矣鄭注頗有
脫誤今正之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
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

疏義鼓為衆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舉此二者則餘樂在其中
矣○赫有光輝貌升歌下管其音難諧而八音之中磬尤難諧
今者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相諧如此赫赫然湯
孫爾之樂可謂甚美矣極其稱贊之也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自大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但不知所
斥者何玉耳○安成劉氏曰既言管磬又言穆穆又言穆穆厥
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

通解此節對上看則方祭之時正三闋之後迎牲以祭時事難
鼓以下六句即謂奏假之樂非兩負

六帖波此相濟曰和高下適均曰平○磬最和平者玉磬清越
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為和平○
思成二字妙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
之也綏字亦佳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

古義陳際泰云商人尊鬼而尚聲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然神
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
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格者又烈祖已
焉絃我思成信哉其綏也與成聲聲聲庫韻

庸鼓有馥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憚

甯鐘通致致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鞀鼓管籥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懼乎言皆悅懼也

疏義惟大享先王九獻○祭將軍時樂盛作如楚茨言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一徵也

太全濮氏曰周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子王威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總也故邶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自八以下份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豈天下未為周而是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安成劉氏曰

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裸於與以降神一獻也后亞裸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薦熊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酌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為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豐城朱氏曰湯孫奏假緜我思成始焉入固囚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固因入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鐘鼓之數數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懼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古義毀矣客憚陌韻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齊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

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疏義祭將畢而思古人之敬蓋恐禮行既久而式有愆也事有

終始敬無間斷於此可見

通解注古人所行行字正先民有作作字下二句皆有作底事

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正解本之不可忘也意在言外

麟按此一節正欲說却不盡故佳古義作恪藥韻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

音庶幾其顧之也

疏義神不歆非類故曰此湯孫之所將也則祖孫之間精神相

感其享之也必然矣

麟按古義嘗將陽韻詩一章而為五節蓋皆以韻為界也然際

落適當爾益可信余音叶轉折之說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者甫較商之名頌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

云即此詩也

孔疏正考父考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

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

大全國語魯語注閔馬父魯大夫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
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
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主之所而修其祭祀如
下所云也

太全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
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
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
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雝詩既
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
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華谷嚴氏

曰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
皇近於文矣○東萊呂氏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
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豐城朱氏曰成湯以盛
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
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
以起下文之意

古義祐所應韻

既載清酌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假無言時靡有爭綏
我有壽黃若無疆

酌酒齊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夙戒也平猶
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益以羹熟為節然後行

禮定即戒平之謂也。酸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酸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酌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耆之福也。

大全曹氏曰清酒冬釀夏成和羹釀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心熟得節也。○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猶熟也。○廬陵李氏曰不敢預勞賓故以羹定為速賓行禮之節。○東萊呂氏曰清酌和羹皆言祭之始也。○慶源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是乃諸福之所會也。○廬陵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酌下文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

爾而執事總無謹誦又不友侵其職位以是在廟之人皆肅敬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耆之福也。

古義賚說文云賜也思成義與那篇同賚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孔穎達云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蔡汝楠云賚我思成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謝顯道云祖考之精神只聚於已之精神荀悅云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曹氏云釀羹也按釀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以其盛之釀器謂之釀羹有司徹篇所云羊釀豕釀即所以盛羊豕肉之羹者也。既戒既平者嚴祭云其事既戒謹而不苟其味既和平而適宜。耆壽以耆言黃以髮言耆以面言是三者皆壽徵也。解俱見南山有臺篇言廟中之人既皆能致其誠敬舉動得禮如此

庶乎烈祖。維我湯孫。以眷壽黃。考之福。至於無有疆竟也。

麟按注及進和羨進字。即中庸作奏奏字也。以此解為直捷。不

必依疏義。如上篇奏假解。又增一層。成平爭字。本相叶。集傳云。

成叶音常。平叶音旁。爭叶音章。者以就疆字也。然今古叶。七陽

八康本轉用。不足異。○無言無爭。或分主祭助祭言。如歐陽說

及古義。則專指助祭言。益毛鄭訓。駁為總相。仍如此耳。今疑只

渾成言之。尤妙。

約軼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約軼錯衡。八鸞見來苞篇。鶴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

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

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

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

疏義降神曰假。虛神曰享。即上文載清酌進和羹之事也。○此

詩三無疆。申錫無疆。前白之福。及于今。黃耇無疆。今白之福。及

于後。皆言及也。降福無疆。則因感格祖宗之易。而見今日之福

甚大耳。福之大者。亦可謂之無疆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約軼錯衡。八鸞鶴鶴。總言助祭之諸侯。那則

專言先代之後耳。○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

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東萊呂氏曰。豐年穰穰。言時

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新安曹氏曰。歐陽氏

云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于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

至而歆享也。以假來假其義亦然。

麟按此節亦欲以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玩其文體以假以享來假來享亦近於相對也。切不可依通解泥注將我受命溥將句連第五句說我受命溥將正是根以假以享說耳。大全曹注頗雜為俗說之偏。今改定降福無疆亦只根來假來享說。

願予烝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

通解上既曰賚我思成矣曰綏我耆壽黃耇無疆矣曰降福無疆矣。此又曰願我烝嘗何也。蓋祖考雖享而孝孫之心未敢必其享也。故又發其丁寧之意如此。

古義愚按此二語雖與那篇結語相同而意微有別。彼重在烝

之一字謂以一氣感通也。此重在烝嘗二字謂我時時勤於祭祀如此當為烈祖之所鑒念也。

麟按此詩四節自既載清酌以下三節皆一韻又一體。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大抵商頌簡古難看辭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賦也玄鳥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於郊禘胤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

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孔疏釋鳥云燕鳥也色玄故又名為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為生人之理則是以玄鳥至日禘而得之也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於桑注云是時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卵流成簡吞之生契封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文及諸緯候言吞卵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

呂記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

疏義芒芒大貌言封商而為大國○追述之故稱舌言天又言帝互文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為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曹氏曰書曰惟我商主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為武湯也○安成劉氏曰此詩推本商人生於玄鳥猶生民推本周人生於帝武此詩追敘契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猶闕官追敘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豐城朱氏曰天命有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周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

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前無以為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入於契與湯所以必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

麟按此依豐城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古義陽韻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丁孫子

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疏義四方諸侯無不受命謂受天子之命也此一節言諸侯

無不受命而天下無不歸商如此可見祖宗受命甚固矣是以

子孫承祀受福而無窮也此上二節說先王以下三節皆說

今嗣主以發在武丁孫子二句

大全靈陵歐陽氏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麟按武丁孫子今說概作一人然玩注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

福語必是武丁以後之詩孫子自指主祭之嗣主而言之不得

謂專斥武丁也且觀下太誓是及四海來假等語亦是上篇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以假以享受命溥將意為主祭嗣主夸張

而美大之疏義大全最為分明不知何緣近日肆為俗解即先

后二字說者紛紜疎義只言祖宗言先王極為渾成可以不煩

穿鑿也人心主字屑角分配以應正域似其說可信而疏義太

全亦無頗欲并為抹去以全太雅其段落應上兩句一截下三

句一截下三句內先后孫子正相對應耳集傳有叶羽已反殆

叶養里反是也古義則欲以后有讀如字屬有韻似自然麟意

此詩五節亦每節為一韻與那篇規制正合故擬從集傳

武丁孫子武主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糒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

大糒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龍湯號者其武無所不

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疏義其武無所不勝言天下之事無難舉者此一節言嗣王

克肖先王而有以致助祭之臣威德遠加祀事明備如此福之

在武丁孫子可見也

通解朱傳曰武主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觀後世二字則

知此龍旂者泛指武丁之孫子而非專指武丁明矣

麟按今龍湯號今字亦即上節注故今字即欲以武丁孫子

武王六字疊作一人然祭及武丁而曰武丁今如此亦無此理

也且於是諸侯助祭云云如何可接故鄒嶧山又欲即以武丁

為主祭之時王然不如前說為當矣通解又云湯與武丁皆賢

聖之君故言孫必曰湯孫言孫子必曰武丁孫子亦不必或作

此詩正武丁一再傳之時故語如此耳若湯為始受命之君湯

孫之稱自可施之于無窮不得引此為例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正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

乎四海之廣也

疏義此一節言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

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

麟按集傳海叶虎消及古義紙韻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假與格同析析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

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

篇幅隕義同益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

也春秋傳作荷

大全華谷嚴氏曰章末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

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以後也○慶源輔氏曰此

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而至者祈祈然衆多見

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

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古義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

山而名哀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里玉海云

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即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

亳城即景亳也拱州今為睢州補傳云殷都帶河

麟按此節亦上三句一截下三句一截集傳何叶如字則是與

河為韻餘可不拘也宜又叶牛何已多事魯詩世學因上三句

無韻改假為遐而和叶其加以就之附會之甚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麟按以上三詩每章俱二十二句音節之用必有其故然

不可考矣

濟格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

長有娥方將帝王子生商

賦也。潘深指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娥，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於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嚴緝疏曰：有娥，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氏。

大全孔氏曰：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三山李氏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福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安成劉氏曰：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以上。

契以下皆是也。○曹氏曰：契雖未發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慶源輔氏曰：長發其祥，則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既已遠矣。自洪水茫茫下六句，則皆述此句。○豐城朱氏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娥生商之日。必言有娥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娥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

麟按：末句孔云謂上夫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嚴云商者一代有天下之號，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古義却云帝者天之主宰，篇中三舉帝皆指天言子生二字連讀，不與下商字相連，謂其女子之所生者，正指契也。

金履祥云生猶錫也謂帝立有城氏女所生者為商也亦妙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
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
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
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
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
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麟按王者追尊不曰追王斟酌桓撥云者子先云當顛蒙之世
開以倫理非武健剛果烏能勝其任是也受小國大國者才伯
云契任教化之責則四方小大之國皆其所受達謂教化流行

無所空礙也率履正是五典彼自惇意視示法之示字同○古
義相土契之孫昭明之子鄭玄謂相土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
伯出長諸侯王肅謂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要皆以詩
辭想像之殊無明據竹書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逐
遷於商丘與左傳言陶唐氏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者合
其曰作乘馬則詩所詠也乘馬即甸賦也班固漢志謂殷周
以兵定天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
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也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
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
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今據竹書載則乘馬之法
夏后之世相土固先為之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教日濟。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至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教又日濟，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州也。

孔疏謂九州為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規圍然。大全華谷嚴氏曰：苟日新，又日新，是聖教日濟之實。○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脩飾底人。又曰：成湯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顯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有曰：從諫弗拂，改過弗吝。又曰：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教日濟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體，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王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圭有六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終為旒所綴著也。何，荷。競，強。絀，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通聚也。

疏義旗之正幅為旒。

木全曹氏曰王燕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玉
 指大圭執鎮圭注鎮圭尺二寸以四鎮之山為琢飾所以鎮安
 四方大圭三尺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孔氏曰大行人及
 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流七流是旌旗垂者名為旒○華
 谷嚴氏曰詩考云旗所垂為旒衆旒所著為綵○慶源輔氏曰
 言湯能為天子受天國小國所執之玉則為諸侯所附屬如所
 旒之與綵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荷天休者
 非有他也本其聖教只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強不
 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駁庵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懼
 不彊百祿是總

賦也小共大共駁庵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
 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
 駁大也厯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駁駝謂馬也龍龍也敷奏其勇
 猶言大進其武功也難恐疎懼也
 嚴緝今曰無逸萬邦惟正之供
 大全新安胡氏曰駁駝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度下國
 皆於我乎負載也○慶源輔氏曰駁駝作太子無意味當從董
 氏說作駁庵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說旒義相類皆是譬喻上
 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不震動
 不難疎即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
 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難疎荷天之休則脩政事荷天之龍

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六帖震動有張皇釋騷意以屬太過難恐有揣懼畏意以屬不及當時聖人行師實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宇宙未有人情所駭彼直蕩然無牽無礙不疑不沮如著衣喫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常人有二毫私意便不覺不震懼神氣改常舉止失故矣

麟按集傳共叶居勇反看叶其孔及龍叶丑勇反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遠其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過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蘂萌生萌蘂也言一本生三蘂也本則夏桀蘂則韋也

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韋姓顧昆吾已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蘂皆不能逐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孔疏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韋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豈姓也顧與昆吾皆已姓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獲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後故之以高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是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

古義按湯十一征其見於尚書及竹書者如葛如雒如荆如温皆次第夷滅獨韋顧昆吾三國後亡故以蘂稱桀樹此三國

言經言名 卷之二十八 二四
為私黨故曰苞有三葉也遂即遂生復性之遂達即驛驛其達
之達遂達皆從葉字生出勾則能遂萌則能達非三葉所可望
也鄭云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
也按竹書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韋
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取昆吾三
十一年商自而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於鳴條夏師敗績桀
出奔三腹戰於郟獲桀於焦門放之於南巢一統志云直隸太
名府滑縣古系韋氏之國顧城在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
五十三里濮州古頓項之虛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居桀都安
邑即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縣北二十里有鳴條岡郡國
志云安邑有昆吾亭湯伐桀戰處寰宇記云昆吾亭蓋湯伐桀

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於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

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
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
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孔疏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
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
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
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
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華阿衡保衡一人也

詩經卷之二十八 阿衡保衡

大全孔氏曰言御士者三公兼御士也阿依衡平伊尹湯所以依倚而取乎故以為官名○九峰蔡氏曰言天下之所倚平也或曰伊尹之號○豐城朱氏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于御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物商主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麟按集傳衡叶戶郎反古義葉業葉韻子士紙韻衡王陽韻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序以此為太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太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御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太禘不及羣廟之玉此宜為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據從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賦也據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哀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數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乎其地使截然齊

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孔疏：捷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荆是州名，楚是國名。荆

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王。之世不知楚君

何人也。宋者深入之意。遠處險阻，宜為冒突之義。故易傳為冒

嚴緝。曹氏曰：捷疾貌者，言其兵威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疏義：叛則散，以亂哀而聚之，所以致其來而平之也。○以功訓

緒，緒者功之垂於後者也。○高宗伐鬼方，宋子以為荆楚，蓋荆

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驗諸屈原九歌，可

見。

大全三山李氏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

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討之。○豐氏曰：是蓋荆州之楚地

故或謂之荆楚，猶商稱殷商也。○華谷嚴氏曰：禹貢有荆州，即

荆楚也。又有荆岐，則雍州之荆。詩人故以荆楚別荆岐耳。

古義按沈括謂揚州宜揚，荆州宜荆，地名因此。楚乃荆之別名。

故二字通用。春秋賈氏訓詁謂秦始皇父諱楚，因亦變楚為荆。

此通用之證也。徐光啟云：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

北依涇塞，險阻之國。司馬遷云：夫荆楚，傑勇輕悍，好作亂，乃自

古記之矣。王慎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眾，形阻而俗雜，介

錯於商邑之吮而近，不以於夏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為內而不

可以為外。先王固欲梁園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

而立長久之安。非如氏羌之荒忽，惟其來享來主而已。阻說文

云：險也。增韻云：山巖曰險，水障曰阻。若泛言則山水通用。

麟按此章六句亦兩句一連說四五句人與地對者非是

○維文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氏羌東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孔疏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氏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孔氏曰首章大命曹氏曰商居河雒之間則荆楚在國南鄉○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通解經云來享來王而朱傳獨以來王三蓋來王親來正也來享亦親來享也故總曰來朝曰商曰字作氏羌之言與下稼穡匪懈作諸侯之言一例

古義地理志云隴西郡有氏道羌道按一統志以陝西臨洮府寧夏岷州靖虜衛文縣所四川龍州松潘疊溪皆為羌地曰自彼者舉絕遠以例其餘見不止於氏羌觀下文莫敢字可見竹書載湯即位之次年氏羌來賓又八年初巡狩定獻令則氏羌其先至者而其後四方諸夷始相繼而來故特舉氏羌也享說文云獻也逸周書平會解云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責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

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箭文身請令
以魚支之鞭劍劍之醬鮫嚴利劍為獻正南醜豨桂國損手產
里百濮九因請令以珠璣璠璵象齒文犀翠羽茵鶴短狗為獻
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闡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
青白旄純別江應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沽他且
畧貌胡戎翟肉效樓煩月氏熾孳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
野馬駒騄馱騏良弓為獻湯曰善按觀此則氏羌荆楚之類各
依其方所有之物為貢皆在其中矣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主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
邑於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

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大全曹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
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粥成五服至於五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
也
通解此諸侯脩歲事之常而獨以稼穡匪解言舉其重也觀乎
子哉天子巡狩惟以土地田野為慶讓之先可見
六帖凡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伺隙
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銷萌荆楚平而諸侯朝勢使之也
勿予禍謫二句云不敢言功也聊以免罪云耳稟稟之意形於
辭色句法妙品

古義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其來以時故曰歲事即朝覲述職也與來享來王不同禮說文云害也劉熙云毀也言毀滅也適通作譴說文云罰也禍重而譴輕
麟按集傳解叶訖力反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賦也臨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孔疏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為封承長蛇是封

為大之義

麟按集傳福叶筆力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厥後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上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六經故商邑也中興之後百度修庶政舉便自改觀耳古義赫赫大盛貌五事言屬火故曰赫赫濯說文云澣也毛萇云神之精明稱靈中衰之後氣象更新如新沐新浴者然故曰濯濯身壽考則經營必周世治安則靈長未艾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斲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杪斲楹有閑

寢成孔安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杪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附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輯錄高宗七世親畫而立廟此詩其作於帝乙之世乎

大全墨山謝氏曰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柏之易直者斲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斲削之以松為楹栢有杪然而長以松柏為衆楹有閑然而大慶源輔氏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畫遷其主而祀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畫而不祀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附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高宗之廟未知立於何所三宗之後昭穆當桃者未知入於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禘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立其廟於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羣穆繼之者皆祀於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羣昭繼之者皆祀於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羣穆桃於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羣昭桃於武世室也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與闕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
 闕宮為頌僖公脩宗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廟而作
 故闕宮所以頌僖公服美饗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
 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
 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寬又已月為冬守

芳野危持三書刊

弘所書林

京三條通寺町西八町

河南儀兵衛

